

## 留別留俄同志們的一封信

沈 玄 廬

我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二號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地莫斯科，除到彼得格拉去參觀一次之外，整整住了七十五天，這七十五天，又除掉初到時病了半個多月，常常自己拘留在優待的監獄裏，實際上的參觀和考察，還不上十天；所得正是有限。其他，是從同志們這裡得了一些片段的和抽象的知識。從前瞿秋白同志他到俄國來的時候，想做採花釀蜜的蜂兒；蔣百里先生他在歐洲戰後重到歐洲去想找一把開東方祕鑰的鑰匙；我今日一來囿于本來的常識薄弱，二來耳和口似乎忘了，攜帶，縱然有兩隻眼一片心，到底不能吸受有統系的實際知識——可是聾子沒有忘記聽，啞子沒有忘記說，只就我能力所及的，爲 S. S. C. L. (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) 中心的蘇俄，下一個定義：

『以馬克斯說爲基礎，運用巴黎革命底軍事經驗，在帝國資本主義舊勢力的包圍中，開始建設勞動者和被壓迫民族連絡的分區自治』

我依據什麼下這個定義呢：請聽我說：——

馬克斯，盎格爾思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所列的十項設施，除不列兩性問題，可以算得包舉勞工專政底政治經濟底全部。蘇俄除第一項『廢止土地私有權』因爲被農民母胎裏帶來的暗疫格住了不能急切實施，和第十項『一切兒童施以免費教育』因爲革命正在嬰兒時期就連遭內亂外患大荒年的厄運，所以還沒充分發展之外，其他，都件件照科學的方法，拿馬克斯學說做骨子積

極的進行。看蘇俄現在得步進步的努力,在少年農民身上,不出十年,包管可以完全做到共產黨宣言底第一項,同時又在少年工人身上,包管可以收到第十項的成功。這十個年的預料,任誰對於共產主義建設有所懷疑的,只要在實際上親身來考察一周,在這里住下一年或十個月,必定曉得十年之計不但不是虛談,或者在順當的狀況中用不着這許久的年限。

革命是一樁越過死線的事,指導大多數人民超越死線,豈是不負責任的兒戲?我們拿鐵箝夾斷頸項上的鎖鏈,決不是夾斷我們自己底頸子,發端稍有差誤,很容易使革命本身和建設上蒙極大的害處,這就是軍事上的動作了。馬克斯學說裏面,沒有關於軍事的主張,可是以馬克斯學說做全身骨幹的共產革命,就將巴黎革命底軍事經驗,為生龍活虎的骨幹所運用。巴黎革命,雖是破天荒的創舉,但是第三,第四兩個階級間的壘壘只有鬥爭而不能調和——就是死線上最後最大的一個陷坑——當時還未曾發見,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『舊軍』『騎兵』,混合在一道戰線裏,『志願兵』出錢雇替身;那時勞動者和無產階級都被資產階級底『自由』『平等』『共和』籠統的口號所朦騙,赤腳持矛(一七九二年前後,法國許多奮敢的志願兵沒有鎗沒有皮鞋)以血肉和敵兵拚命;結果,戰勝了!是誰勝呢?是勞動者和無產階級做好了繭,却被資產階級穿在人前誇耀他底華貴!所謂『全民』幸福,到底只是少數人享有。但仔細地研究那時代的行動,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勞動者底地位,更不能說那時革命指導者并無一個關心到勞動者底幸福,只是在極急迫的打倒軍政和封建階級時期,一般的智慧,都被眼前的戰雲所蒙,在勞動者

原不會覺悟同一道戰綫中有掠奪他們幸福的人，就是很忠心的革命指導者也誤認利害衝突的兩階級爲一體；這是階級革命史上實在的過程。在這過程中間，資產階級因爲要使用勞動者底生命，已經播下了最後的階級革命的種子，並且預先定好許多方法：『國防委員會』哩，『混合軍制』哩，『軍中人民代表』哩，這種種方法，到最後的階級革命，件件適用。蘇俄底軍事委員會，軍中政黨代表，和使用非共產黨的軍官，幾種重要組織和方法，不曾見有什麼不同處，所不同的一點，就是極鮮明的代表農人工人底利益做種種組織和施行方法的基礎。美哉！在法國封建崩頹的基址上所播下的種子，到俄國來開第一朵鮮紅的花！

我所見到的 S. S. C. L. 中心底蘇俄現在的狀況如此，依他們向廣的發展，扶殖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底革命；他們向深的發展，培養將來主持世界的少年人；在今日要設想將來的成效，更足以引起富於創造觀念者底興味。人們如果願意子孫互相殘殺則已，如果不願，S. S. C. L. 大成功的日子，就是人類永遠弭兵的日子。

『管中窺豹，只見一斑』的我，自信所見只會不全，決不會落子誤謬，反觀我們中國，我們認識處較多的中國，怎樣呢？

如果單就我們個人自身說，本來我們在上世界上做一個人，何處不是我們底家庭，我們更不願意充已經在淘汰中的狹義愛國主義者，更何必把中國的事縈回我們底夢覺呢？這種貌似覺悟而實則貪懶的新人物，不是逃禪式的獨樂主義便是新村式的無政府主義者；他們到了蘇俄，以爲只要找到田畝找到工做找到書讀，落得乾淨點做一世人：覺悟嗎？貪懶吧！我們要知道世界

上爲什麼會有容人乾淨的蘇俄，正由許許多多同志們血命拚換得來的，世界問題一天不解決，這一片乾淨土時時刻刻在餓龍飢虎的帝國資本主義者窺伺之中；我們如果不將齷齪底歸納地廓清了，只想到這里享現成清福，不但是『人』底責任上含羞，簡直的是新世界底掠奪者。『革命是爲羣衆的，不是羣衆爲革命的』，我們既是爲羣衆而非革命不可的羣衆中的一分子，我們就要明白中國是最後兩階級鬥爭的最大的戰場，我們生長在中國，所曉得的中國事情，平均總要比任何一國人清楚些，所以我們應當在中國做中國關於世界的事。

『縱橫三萬里，上下五千年』這樣古今中外雜陳的中國，我們該秉持何種主義，用何種方法，使中國同趨於世界進化的一途呢？秦皇，漢武，再也輪不到出風頭了；（中國現在還有一部分從前士的階級，希望中國回復從前獨尊的帝國，吳佩孚底先生蔣某人就是這樣希望吳佩孚。）官僚，他們公然直認不諱地做了帝國資本主義列強國底蒼鷹走狗了；什麼爲列強作虎俵的『宗教救國』哩，癡人說夢的『好人政府』哩，乃至於什麼『定憲法』『聯省自治』……這一類政客投機換湯不換藥的名詞，任他們怎樣囂塵，我們只要看準他們爲誰的利益的，什麼么魔鬼怪底真相畢露。這樣說，依世界現在的熱潮，和大多數人的利益，正該大鼓吹而特鼓吹共產主義革命，——不然不然，不可能。爲什麼知道現在不可能呢？共產主義革命，離了馬克斯學說是沒有基礎的，馬克斯學說不能離開社會底實際現狀，這是涉獵過馬克斯學說的人都知道的。中國社會底實際現狀怎樣？爲各種機器商品的先鋒，不是火柴嗎？中國不單是西北西南和中部有許

多地方不會使用火柴，連東南各省被經濟大炮打得七洞八穿的地方，尚有許多荒僻的山村裏不會使用火柴。外國銀行紙幣，雖充斥各都市，但是東南方面，還有物物交換的地方，西南各地，連貨幣都不通行的地方很多。上海，漢口，廣州，天津等處，雖有許多吸收勞動者血汗的煙突，然統計全國新式工廠工人不到二百萬人。

在這種實際社會狀況下面，放着許多不具備的條件，我們能夠貿然主張共產革命嗎？

那麼，我們等到帝國資本主義各列強國，把中國雕刻成爲玲瓏剔透的工業地帶以後，再來革命嗎？這又不然。

以空名橫領的帝政造成虛浮誇大的民衆習慣，積了二千多年，從前『名』的『升級』觀念盛行時，中國執政中心的士的階級，恥談家人生計，到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幾十年，用錢捐官的例一開，數千年『賤商』的習慣下面的商人，纔漸漸有政治的地位，但是完全受士的階級（那時可以科舉出身代表士的階級）所抑制；到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，議員被選舉的資格以財產作標準，於是商的階級，陡然凌駕在士的階級上面，近來財政部底政務官，幾乎非打得開外國銀行門的洋行小鬼幹不成；士的階級底精采，完全被現金打倒了，於是全國人民就赤裸裸站在金銀利害得失計較中，完全成爲『利』的『升級』觀念。低階級從不作打翻或抗禦上階級的主意，單知道朝上階級扒：工人什九想升工頭，工頭想作小資本家，農人中的雇農想作佃農，佃農想作自耕農，自耕農想作半耕農，半耕農想作小地主，夥友想作小行東，學生想做官；小資本家小地主又想作大資本家大地主，兵士無論站在那一方面的戰線上，主要目的就是得到現金；於是手上有

兵的軍閥，一面靠兵力，一面倚外勢，拿威權作掠奪規金的器具，而壓倒一切。在被壓倒的工人，農人，學生，小資本家小地主，因為『利的升級』底興會十分濃，在工人農人就只會自怨命運，在學生，小資產階級就只會取媚鑽營；從來不想到聯結起來和軍閥爭鬥；這是最大多數國民實際上的觀念如此，我們用不着諱言。全國公民就像一個螃蟹，絕對沒有鉗斷篋上篋片的作自己解放的計畫，單只是往上扒，往上扒；這種升級觀念，既佔據了國民全部的頭腦，而帝國資本主義各列強，無論怎樣操縱着變他們要變的戲法，國民毫不覺察。雖如『抵制日貨』的國民運動，也未嘗不是愛國的表見，可是中間還夾得有西洋貨排斥東洋貨的色采；雖如『京漢路罷工』，未嘗不是階級覺悟，可是工人最大多數還是被動的一關；不過我們不因為舉動不純粹而忽視，這正是我們中國革命的萌芽。國民運動有可能性，就在這種動作給我們切實的證據。在這兩樁事裏面，我們應該說明的重要點：抵制日貨，是反抗日本底侵略，誠然不錯，可是背後如果沒有英美因為抵制日貨有利益于他們的，中國抵制日貨的運動，還是要受他們抑制的；我們為二十一條款和旅順大連收回問題，起來反抗日本，威海衛不是和旅大同樣問題嗎，上海學生聯合總籌會因為發了威海衛問題的傳單被封。這件事很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教訓，就是：我們如果倚恃了『甲』的帝國資本主義國家反對『乙』，結果仍舊為『甲』做了奴隸；我們如果不倚恃任何一列強，他們站在同一壓迫地位的必定起來壓迫我們；如果一般的反對他們，他們尤其是要來壓迫我們。其次：京漢路罷工的事，這一件事底失敗點，都不足以算為我們底過失，中間有一個大誤點，就

是：認吳佩孚（一切最高權者都絕對不能聯絡）可以聯絡的謬誤。總合這兩種教訓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；同一個階級（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）在私有習慣——也可以說是制度——下面，除非為有利於己，纔會起爭奪，——同階級的爭奪——而利用別一階級，如果為同一階級共同的利害關係，必定結合，或不待邀約或無條件的援助，於是我們可以認清——

（一）帝國資本主義底列強和軍閥，是壓迫階級；

（二）革命黨，工人，農人，學生，小資產階級，是被壓迫階級。

一般被壓迫階級，除革命黨又當別論外，比較有覺悟的一線光明的，當然要數學生。但是許多青年學生，對於張牙舞爪強盜式的日本，有一部分覺察了，而對於和言悅色騙賊式的美國，居然還當它是一個好人。拿中國出產的原料，用中國勞動者底體力，製成商品，賣給中國人，民衆絕對不想到原料和工資對於商品價格比較怎樣！被他們剝奪去幾何？也不覺察一個外國大公司開張，便使許多小商店不能獲利，甚至閉歇，這一種大蛇吃小蛇的經濟自由競爭底結果怎樣？尤可驚的：列強一面造成中國的軍閥，接濟他們許多金錢和軍械，殘傷人民底生命，剝奪人民底利益，圖他們自己的好處；一面却假惺惺什麼華盛頓會議保全中國國際上的地位哩，什麼爵士高倡和平會議哩，這種『口裏仁義禮智，心裏男盜女娼』的魔術，我們只要看日本底殘殺華工，美國底拒絕華工，都是他們保全中國國際地位的做出來的『好事』變出來的『好把戲』，中國民衆，也一樣地未曾感覺到！

可憐的糊塗夢中的國民，僅僅只有極少數人，一壁廂對於帝國資本主義加在我們頭上這種狀況憤慨，又僅僅只有極少數人，

只敢對於帝國資本主義列強所豢養的鷹犬——軍閥——宣布他們一部分的罪狀，和他們作戰。這就是中國惟一的一線命根，同站在革命地位的中國國民黨，共產黨，社會主義青年團三個團體。

共產黨員四百多人，老實地（怎樣叫『老實』呢？掛名不算，要的確覺悟為被壓迫者利益而革命的，又實在做革命工作的纔算）審查起來，還不上一百人；社會主義青年團三千多人，依上例只好算三百人；國民黨據說黨籍上有六十萬人，據我依上例背不上百個人，算是我曉得的少，真工作又全仗無名英雄，加他六倍七倍，也不過六七百人；統計三個革命團體多不過一千人。這一千人投在三面包圍的地勢中，對內奸外寇作戰，無論怎樣很法，在中國全民族中，只佔八十萬分之一，（這是依一九一〇，一九一一，一九一二，三個年官鹽數目比較計算，中國的人口七萬萬八千多萬，如果合非官鹽的數目加倍，中國人口當在一千五百多萬萬，照後列這個數目，革命分子，在總人口中佔一百六十萬分之一。）

一個民族（包舉漢滿蒙回藏說）為主權為生活而起革命，斷非得一士可王的揭竿起義時代可比，這一千人就算是十分地勇猛精進，也只是一個小集團的人數。如果再四分五裂互相猜忌起來，不但不能進行革命，並且會因猜忌分裂的狀況拋棄了公共敵人而互相殘害。要如何纔能團成一氣呢？就要認定自身所代表的哪一個階級，同時就認定這個階級底公敵是誰。中國底公敵——

『帝國資本主義列強國和所造成的軍閥』

有人說（美洲求學回國的博士居多），『因為中國不行使

帝國主義資本主義，所以帝國資本成爲我們的敵人，如果我們中國也行使帝國主義資本主義，難道不能化敵爲友？』這種荒謬的論調，我們聽的也不只一次，駁的也不只一次。看我們中國處在列強國際間，一面擔負生產的責任，一面擔負消費的責任，世界更無其他比中國土地更大人口更多工商業更幼稚的民族，可容中國施行帝國資本主義種種的侵略方法，所以中國斷不能成爲帝國資本主義國，不但人類間進化底趨勢上不容許，事實上也成爲不可能的肯定。中國自身既不能成爲帝國資本主義國，在現時却身受帝國資本主義列強國底墮迫。他們看穿了中國人民誇大務虛名的習慣，決不採用形式上亡中國的方略（其中只有日本，他自身還是軍閥操最高權，又因地勢上的特別情形，所以還帶有幾分形式亡人國的色采）而施用實際的榨取方法，從鴉片戰爭起到臨城案，無一樁不是以經濟略奪爲他們行爲的中心。

他們不僅在外交席次上陳列宰割中國的刀俎，並且在社會上煽惑中國商人替他們行消商品，引誘中國內地誠樸的農人到都市上替他們做活機器，尤其惡毒的，是引誘中國較有知識的青年替他們做商品底活廣告。全國商人農人工人學生既全身墮入列強帝國資本主義催眠術中，他們於是挾他們所豢養的鷹犬，軍閥，——我們在這里應該說是列強在中國設立的『北京政府』——替他們拉開經濟底大網，竭中國底澤而漁利。國民如果不信，請考察歷來軍閥政府的借款，凡是國民所反對的，他們何嘗理會。越是國民所反對的人，他越肯借債，越喜歡招兵，越肯借債的，就越得列強各國所歡迎，例如：全國國民祇今猶繼續吃苦痛的鹽稅借款，和這筆借款同一樁事的袁世凱迎合日本二十一條

款，承認臨案交涉的曹錕賄選總統，美國幫助吳佩孚，陳炯明宣布孫中山先生中俄德三國聯盟主張以見好於英國等等：都是借軍閥底手拿利刀刺入國民底胸膛，他們却坐吮國民底血，而分餘瀝於軍閥。

列強不單是這樣使用軍閥，他在運用上還露出許多破綻，他們更要製造『財閥』，幫着軍閥來殘賊我們，這更兇更險的組織，我們不能不詳細曉得的。什麼叫做『財閥』？就是站在軍閥背後，專門拿金錢做利刀的，銀行哩，礦業哩，大工業哩，大規模的墾殖公司哩，這些都是國民爲自己利益應該做的經濟事業，他們却在軍閥政府手裏得到了，表上面似乎可以養活一小部分民底生命，其實是斷絕國民經濟底源泉。他們逐漸把經濟事業，都打入網裏，一面就繼續使用『財閥』，來替他們組織『議會』。例如民國十年徐世昌手裏新新國會底選舉，就是一般銀行家所根本雇養的小奴才當選。現在新新國會要算是議員的主張，已經見於江蘇督軍齊燮元底電報。第一屆國會議員分子底不良，國民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不良分子中還有少數是良分子——指曹錕收買不去的說——這少數的良分子，很足以阻撓軍閥賣國的行爲，很足以使列強感覺不便利，若使由他們一手包辦的國會，方便於列強底方面越多，國民底受害也越烈。現在站在軍閥背後的財閥，將來就是軍閥底替身，他們底羅網愈組織愈嚴密，國民在反對軍閥的時候，不可不知道軍閥就是列強底爪牙，更不可不注意列強還有軍閥底組織。

列強底組織財閥，就像經營彩票；每一次開彩，未嘗沒有幾個暴富的人，這幾個暴發戶，就是下一次銷售彩票的廣告。發來

發去，總是搬弄中國人民，而彩票公司老板的列強，從來也只會賺錢不會貼本。一個英美等國留學回來的青年，不過學了些普通常識，有些連常識都不具備，只要在彩票公司充個小夥計，也儘够他洋房汽車大菜的澆裹，在財閥要發見的時期，必有一部分甘心做小奴才的感覺生活底容易。

我們在這愈趨愈嚴重的形勢下面，非揭穿列強底陰謀，打倒一切軍閥，斷沒有別的生路可尋。這就是非革命不可。可是一闕的革命，浪漫的革命，都不能夠擺脫實際的壓迫，我們要有組織，要有步驟，要有建設計畫，遠的且暫時不說，是近的將來，我們該做的工作：關於組織的，明明暗暗要有很精密有系統的構造；關於步驟的，是將國民實際上所感受的苦痛，用數字普告大眾；揭穿列強對於侵略中國的種種圖謀；聯結被壓迫的民衆，同時並舉，打倒軍閥；關於建設的，以國家底財力，開發土地礦產林業，開辦大工業場，國家在不與原有的小資產階級衝突中，使失業的工人農人，退伍兵士，以及原有的土匪和遊離分子，有生產工作底機會，得到安甯生活；建設代表我們——限於被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所壓迫的分子——利益的政府。同時為保護利益，防禦公敵，組織軍隊，凡是壓迫分子，及格的都有軍事責任；教育事業，特別注重少年和兒童。

我們為送死而革命，為求生而革命，蝮蛇噬腕，壯夫斷臂，勇氣要建築在求生的設施上，纔見得大勇底精神。我們這很少數為國民作先驅的，不必憂慮我們分子太少；從來革命事業總是從很少數為代表大多數利益做起來的。惟其代表的是大多數，所以革命分子，一面因為受敵人底壓迫而增多，一面因為有組織有

計劃而加精。在現時期，我們同志們，各就機會上盡我們本能上的所長，充分地使用自己底能力，充分地預備我們底工具。

留俄同志們！知識是戰鬥的武器，知識是生活的工具，為建設而有志革命的同志們，大家各自排除遺傳上好高務遠虛橋的惡習慣，切實地用功誠實地說話，認真地做事。

同志們！負擔中國革命的種子底責任者，我們在血淚的笑場中再會！

被壓迫的民衆萬歲！

革命同志萬歲！

中國革命萬歲！

世界革命萬歲！

